



## 冬天，回乡的记忆

高峻

大雪刚过，居住在乡村里的表叔打来电话，要杀猪了，邀请我回乡贺猪。杀猪，是村子里一年结束的标记，当然要进行一场盛大的宴席。

我欣然应允，表示一定回去。

不巧，夜里下了一场雪。雪下得虽然不大，却也笼罩了山川。早晨，等太阳出来后我便出发了。路上的车逐渐多起来，积雪已被车轮碾压出两道辙。

毕竟是冬天，天气比较寒冷。道路两侧的树木都披上了银装，泥土冻得硬邦邦的，连田野里的玉米秸秆也显得瑟瑟缩缩。这样的季节，闲暇了的农户家家围着火炉看电视、嗑瓜子，聊起一年的收获，说些陈年的趣事。

在这样的场景下，我自然回想起了许多童年的往事。记得小时候，冬天是玩不够的。结冰的日子里，便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机会。在小河冰面上滑冰，你追我赶。冰车都是自己制作的，虽然简陋但很坚固，滑得也畅通。下雪后，除了堆雪人、打雪仗外，更有趣的是到田野里套鸟。用扫帚扫开一小片雪

地，撒上一把小米，上面支起一个农用筛子，枝杆上系着一条细细的绳子，我们匍匐在一旁的雪地里，当小鸟落到筛子下吃米，把绳子一拉，筛子快速落地，躲闪不及的小鸟就被盖在筛子下面，成了我们的“俘虏”，胜利的喜悦写在了一张张冻红的小脸上。这些嬉戏的男孩和女孩在白茫茫的雪野中，像舞蹈的天使，跳动在银色的天地间，严冬的寒冷被驱赶得无影无踪。遇到风轻云淡的时候，我们从家里拿几个红薯和土豆，在野外捡几根秸秆生一堆火，把它们放在里面，过不了多久便有香味溢出来。吃完后，再次漫无目的地奔跑，又是捉迷藏，又是跳拐拐，清脆的笑声和天上的红日一起融化了整个冬天。

那时候的童年是多么纯真快乐、无忧无虑……

我的表叔实际年龄只比我长两岁，但是辈分大。到他家后，我将这一路的回忆告诉他，他也一样怀念。这不，一年一度的杀猪烩菜，来了不少亲友和同学……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，还有一个多月又要过年了。无论离家多远，临近年关，人们都会携家带口踏上归家的征途，形成中国特有的人口大迁移——春运。年货买得好坏、钱挣得多少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平安回来就好，这也是父辈们最朴实、最基本的心愿和想法。平安、团聚、亲情，永远是春节这个节日最永恒的主题。

春节的习俗很多，不同地区，不同的时代，习俗也不尽相同。就拿我的家乡来说，有大扫除、吃饺子、守岁、祭祀祖先、贴春联、挂灯笼、拜年、走亲访友等很多习俗。但小时候，作为男孩子的我所期盼的不是吃好吃的，也不是穿新衣服，而是放鞭炮。

一进农历腊月，大街小巷便响起劈里啪啦的鞭炮声，预示着春节就要到了。宋代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在《元日》中写道：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这首诗所描述的就是春节除旧迎新的景象。

鞭炮，又称爆竹、炮竹、爆仗等，是指燃放时引起爆炸并产生爆音和闪光等效果的产品。爆竹的原始目的是驱逐鬼怪或迎神，后来以其强烈的喜庆色彩发展为辞旧迎新的新年象征符号，成为最能代表新年到来的民俗标志。关于爆竹的演变过程，《通俗编排优》记载：“古时爆竹，皆以真竹着火爆之，故唐人诗亦爆竿。后人卷纸为之，称曰‘爆竹’。”

鞭炮内的成分基本分为黑火药和银粉火药两大类，过去我们俗称“黑药”和“灵药”。黑火药是由硝酸钾、硫磺和木炭组成，而银粉火药是用铝粉代替了黑火药中的木炭。比起传统的黑火药，银粉火药燃烧速度更快，产生更大的爆炸力，所以爆炸后产生的威力和声响都大。我们都喜欢“灵药”的鞭炮。

临近春节，我最喜欢跟着大人赶年集。集市上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各式商品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而我喜

## 鞭炮声中的春节记忆

张金平



欢去的地方是鞭炮市场，各家卖主使出浑身解数，极力推销自家的鞭炮，为了赢得信任，当场燃放，劈里啪啦，此起彼伏，热闹非凡，一直持续到黄昏左右。在集上玩够了，看够了，人们才买上自己心仪的鞭炮和年货陆续散去。

小时候，过年串亲戚时，送小女孩的一般是扎头绳或头花，送小男孩的就是鞭炮，很少有红包和压岁钱。我通常把收到的和自己用零花钱买的鞭炮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唯恐父母拿去送人。

放了寒假，我每天都迫不及待地打开一包鞭炮，拆下几个，装进口袋，叫上好友，找一空地，开始燃放。那时男孩子大都调皮，放鞭炮的玩法也五花八门。比如：找一个废旧铁盒，倒扣在地上，把一根鞭炮置于其下，点燃后迅速跑开，鞭炮炸开，铁盒也应声飞向空中，好久才落在地上，接着是一阵阵喝彩和呐喊声。

还有一次，我们将鞭炮插进邻居二爷家的墙缝，炸下了一大块墙皮。二爷发现后，随手拎起棍子追了出来，一边追，一边嘟囔着：“你们这帮小兔崽子，这是要给我扒屋吗？”然而，我们都早已跑得无影无踪，累得二爷气喘吁吁，脸色铁青。望着墙里还冒着的丝丝黑烟，气得直跺脚。

鞭炮燃放后，有部分不响的哑炮，我们会收集起来，从中间掰开，把里面的火药倒在地上，用火柴点燃，“呼”地一声，一团烟火腾空而起，行动麻利的赶紧跑开，慢点的，脸就变成黑包公了，甚至眉毛头发都被烧焦。现在想想的确危险，但那时只觉得好玩。

除了传统的鞭炮外，比较好玩的还有“二踢脚”，那是一种特制的两响鞭炮。燃放时，需有人手持（一般是胆大心细的成年人），用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着“二踢脚”的中间部位，上下垂直，点燃引线。底部爆炸对地面形成反向冲击力，把鞭炮送到空中爆炸，两响，以此得名“二踢脚”。燃放“二踢脚”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我只敢远远地看着别人放，自己从未单独放过。

那时候，鞭炮的种类单一，但小孩子们却脑洞大开，想出了很多种异乎寻常的玩法，那是一种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的童年回忆。现在，烟花爆竹的品类很多，五花八门，但小孩子放鞭炮的少了。一则怕出危险，二则源自环保，地方也出台了很多节日期间禁放烟花爆竹的规定。

没有了劈里啪啦的鞭炮声，年似乎总觉得缺少了许多，感觉过年不再像从前那般热闹，年味也似乎越来越淡了。以往过年时的放鞭炮、买年画、穿新衣、贴春联、看春晚等活动，如今这些都仿佛已经成了童年的回忆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年龄的增长，这些回忆却变得愈加珍贵，宛如一坛陈年老酒，时间越久，味道愈发香醇。

## 柴火灶里日月长

郭亚东

“蓼莪蒿笋试春盘，人间有味是清欢”。对于生于农村、长于农村的我而言，老家那柴火灶煮出的家常饭菜，才是我心里最美的清欢。

这个柴火灶，就在我家老屋西南角的小厨房里，由泥与砖砌成，灶身敦实，一大一小的两口铁锅稳稳地架在灶台上，锅沿被常年烟火熏烤，黑亮中透着难以抹去的时代光影。

天刚蒙蒙亮，星星还懒懒地挂在天上，父亲和母亲便极其默契地在柴火灶边忙活起来，还是老规矩，父亲生火，母亲煮饭。父亲坐在灶旁的小凳上，先往灶膛里铺上一层薄薄的、软乎乎的秸秆，划一根火柴丢进去，“呼”地一声，火苗在灶间一点点地升起扩散，眨眼间，灶膛里便有了融融暖意。紧接着，父亲又把棉花秆一小把一小把地继续进灶里。随着火势渐旺，锅中的热气 and 灶里的火红，便弥漫了整个厨房，也就此拉开了农人一天生计的崭新篇章。

早饭照例是玉米粥。每次煮玉米粥，母亲在掌握水和玉米面的比例时都是相当得精准，先放水、后加面，水多了粥太稀不经饿，面多了粥又会粘稠易糊。水和玉米面在锅中翻腾融合的过程中，母亲手中的锅铲不时地翻动，嘴里还时常念叨，像是自言自语，

又像是嘱咐父亲或围在灶边的我：“这煮粥啊，开头要大火，水得滚开，才能把玉米面的精气神‘叫醒’，到了快熟的时候，就得小火匀烧，慢慢熬，不能急，火太小太大都不行，粥如果清汤寡水，就不粘乎不好吃了。”往往，母亲说罢，父亲便会用灶边的石块，微微垫高锅的一侧，让火焰舔舐的面积恰到好处，确保铁锅受热均匀。

农忙时节，收割回来的乡亲们，带着满身的尘土与疲惫，一进门，都会把目光望向灶台。往往这个时候，不需要太长的等待，父亲就已经把灶膛里的火烧得熊熊的，母亲在厨房里开始了闪转腾挪，择菜、切菜，下锅翻炒，动作麻利，有条不紊。让我感到惊奇的是，母亲下锅什么菜，需要什么火候，无需说，父亲都能会意。豆角得大火爆炒，迅速锁住水分，出锅才脆嫩；茄子吸油，先小火慢煎，把茄子“喂”得软烂，油汪汪的，香气直钻到鼻子里。就这样，母亲在灶上忙活，父亲在灶下添柴、撒火，炒菜的火候都能恰到好处。待灶停火熄，一家人围坐桌前，碗筷交错间，欢声笑语，其乐便融融。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”，满桌的饭菜虽然谈不上丰盛，但却盛满了幸福的味道。

夏日的夜晚，我和弟弟妹妹们抱来新挖



的红薯，洗净后一个一个轻轻地埋进灶灰里。待玩闹够了，几张笑脸不约而同地凑近灶边，用火钳小心翼翼地扒开温热的灰烬，夹出烤得焦黑的红薯，迫不及待地剥开外皮，红薯的软糯香甜，烫得舌尖直打滚，却吃得眉眉弯弯。大人们也不阻拦，偶尔打趣几句，任由我们吃得满手黑灰，灶火的微光在眼眸里闪烁跳跃，灶边的情景便定格成了一幅幅童年无忧的画面。

冬日，窗外寒风凛冽，室内灶火正旺。一家人搬来凳子，围坐在厨房的灶边取暖，灶间的微光照亮了脸庞，烘暖了手脚。母亲戴着老花镜，静静地纳着鞋底，不时地停下手来，与父亲共同盘算着来年的农事，再添几头猪和羊，还要选种几亩新粮；我们则抱着书本，

贪恋这暖烘烘的地方。火星偶尔蹦出，引得家人一阵惊呼，随后又是满厨房的欢笑。这寒夜围灶的快乐，真是想想都甜啊！

后来，老屋翻新，母亲买了一整套的现代化厨具，柴火灶落寞地隐退到了角落，灶台上落满了灰尘，灶膛里结满了蛛网。可我每次回来，总是忍不住的靠近它，轻轻掸去灰尘，燃起一把火，煮一锅熟悉的味道，那烟火依旧呛鼻，那温度依旧滚烫，这烟火烫伤了我思乡的柔肠。

柴火灶，它见证了我们全家人的日常生活，见证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。柴火灶里的时光，永远不会落幕，它在静静地等着已然长大的我们，重温那抹往昔的幸福，获得继续前行的滋养



## 雪中抒情

张国清

琼花霏落细无声，摇曳生姿赴小城。  
才伴龙腾圆绮梦，又随蛇舞启新程。

## 喜迎新年

郭丽梅

人和国泰民安定，岁稔年丰笑语浓。  
山舞银蛇风自起，喜迎新节贺词共。

## 新年寄语

庞贵雄

日月苍桑换旧颜，霞光触目彩云烟。  
金风遍染山河色，沐雨留香百姓田。  
展望开元初心愿，祥和福裕共团圆。  
旌旗靓丽街衢美，喜庆人间暮岁延。

## 喜庆元旦

尚金花

蛟龙潜海耀青蛇，爆竹声声震慑魔。  
鼓乐齐鸣兴盛世，群英共舞庆人和。  
梅花怒放迎春笑，灯火辉煌旧浪波。  
韵句斟词传古韵，新年把酒唱高歌。

## 辞旧迎新

屈云国

时光飞逝岁如梭，一路辛劳一路歌。  
龙跃祥门多励志，蛇腾瑞气响响彻。  
花香鸟语春争艳，谷硕粮丰秋荡波。  
策马扬鞭齐奋进，宏图再展勇拼搏。



## 来上一碗冻海红

杨芳

喝了一场酒，来上一碗冻海红，解酒。吃了一顿肉，来上一碗冻海红，祛腻。

海红树耐寒、耐旱、耐虫害，有着极强的生命力，却没有遍布祖国各地，独青睞晋陕蒙三省交界一带，这一带的人有吃酸粥的习惯，海红果也就成为酸粥老方的地方特产。

每年农历三月，海红花蕊缀满了树梢，整个村庄坡上梁下、房前屋后都上了妆，放眼望去，好似半壁江山都是粉红的模样，一阵风吹来，沁人的清香便深深入鼻。

一夜细雨一夜风，次日醒来，这粉红色的世界便褪去了她的浓妆，变得有些憔悴孤零。几日后再看，树上就多了零星星星的绿豆般大小的果子。再后来，果子逐渐长大，一颗颗、一簇簇，甚是喜人。如果你这时迫不及待尝一个，湿湿的清酸味儿便会直冲舌尖。

农历十月，海红果要熟了，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。秋风吹落了杨树、槐树的叶子，等把糜子、谷子收回来，人相聚在秋收地里就着咸菜烧土豆时，就可以挎起柳条篮去摘海红果了，这个时候的海红果还不是最好吃的时候。

最好吃的海红果是洗上两场冰雪澡，在草垛里冻上一段时间，然后用井水激一阵子，十月里遭人嫌弃的苦味涩味没有了，剩下的是十二月寒冬里的畅享芬芳，酸甜的滋味和冰雪的滋味奇迹般融合，萦绕唇齿久久不散。这个时候，放在嘴里，那是满嘴的酸甜可口、清冽酷爽。

关于海红果的储存方式有很多，比如说用酒进行泡制为醉海红果，或者切瓣晒制成海红果干，也有直接通过工业技术制作成海红酒、海红醋。

冬天了，来上一碗冻海红，甘甜适口。想家了，来上一碗冻海红，归心似箭。